

中天

献给攀登在
崎岖山路上的

律师

叶秋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中天

献给攀登在
崎岖山路上的
律师

叶秋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天:献给攀登在崎岖山路上的律师 / 叶秋著. —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11
ISBN 978-7-5118-5370-7

I. ①中… II. ①叶…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578 号

中天

——献给攀登在崎岖山路上的律师
叶秋 著

编辑统筹 法律应用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薛 晗

责任编辑 薛 晗 慕雪丹

装帧设计 马 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翟国磊

开本 787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 53.25

字数 838 千

版本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7-5118-5370-7

定价:12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目 录

引子	大潮至	群英集萃 海源扬帆 / 1
1	新难题	海投集团未雨绸缪 / 3
2	茶楼聚	沙龙诸友纵论时事 / 14
3	论商誉	华芜乔治谈判交锋 / 35
4	民工怒	华芜现场诚解纷争 / 44
5	事态急	海岳所迅速作部署 / 50
6	制盲动	章岚急迫求助华芜 / 61
7	临险厄	殷家兄弟酒楼密议 / 65
8	各有需	金石殷开西山斗智 / 72
9(1)	戏中戏	金石朔峰内堂设局 / 87
9(2)	背对背	东伙合作各有心思 / 97
9(3)	雨前风	成道三紧急招金石 / 106
10	查业务	马驰诚意劝诫礼本 / 108
11(1)	宾馆会	道三金石互探底牌 / 114
11(2)	桌下事	成市长含怒斥殷开 / 132
11(3)	石藏水	金孟夜谈大计显形 / 138
12(1)	董事会	章岚正卿夫妻反目 / 141
12(2)	见故友	正卿华芜把酒叙旧 / 145
12(3)	懵懂恨	大恒通怒逐真干才 / 150
12(4)	交真心	华芜深论 正卿易章 / 159
13	起心澜	华芜释疑 章岚功满 / 171
14	暗吞泪	含恨带笑章岚拜官 / 180
15	忧中喜	苗得雨借酒点殷恒 / 187

- 16(1) 初发力 郑鸣铎风沙现场会 / 192
- 16(2) 经慎谋 陆咏归决计抢担纲 / 200
- 16(3) 敞心扉 对市长战友陈心曲 / 204
- 17 枫韵亭 白德修请援唔金石 / 209
- 18 诉讼忙 三大律邂逅省高院 / 212
- 19(1) 混无理 华律师耐性对“洋呛” / 220
- 19(2) 风变向 黄铁汉拍板否佳图 / 228
- 20 散云雾 黄市长新方带玄机 / 232
- 21 初得势 孟朔峰酬酒露心由 / 236
- 22 情正迫 白德修乞助吐真言 / 243
- 23 随人愿 韩老大狂喜祝大捷 / 256
- 24(1) 箭在弦 金老总忆旧邀华芜 / 264
- 24(2) 入画境 兄弟唱和 歧见难弥 / 271
- 25 石出水 筹措难出 金石搬兵 / 282
- 26 阴阳对 市府会各方露真容 / 286
- 27 事常磨 国企海投 攻防四面 / 293
- 28 无妄灾 华律师灵动救一功 / 299
- 29(1) 暮春月 三姐妹光照贵舞厅 / 306
- 29(2) 受危命 圣陆袁帆 目注海源 / 312
- 29(3) 姐妹聚 宗军生深情忆往昔 / 318
- 30 团聚少 好夫妻故事也有情 / 328
- 31 探深意 师兄严考 师弟沉思 / 336
- 32(1) 轻解扣 杨法圣一计服金石 / 343
- 32(2) 尤困局 金石愁解表难治本 / 349
- 33 频生事 明礼本水火待华芜 / 353
- 34 无意柳 华律师一策两得宜 / 362
- 35 祭最亲 孟朔峰哭妻发狠誓 / 373
- 36 混沌势 韩老大大杀回马枪 / 377
- 37 显张力 章岚气壮 重掌宏海 / 382
- 38(1) 吃一堑 韩贵生沉气有反思 / 395
- 38(2) 动心思 大恒通精谋投地标 / 397

- 38(3) 计中计 虚实难测翔龙胜机 / 403
- 39 再复盘 金石透密 父子惊心 / 406
- 40 忧也思 华芜正卿郊游交心 / 412
- 41 筹大局 海岳所“三老”论交班 / 428
- 42 沙龙会 众诤友激辩显真性 / 433
- 43(1) 横枝节 海投人愤懑频生变 / 452
- 43(2) 费思量 华芜夜读 高层路殊 / 456
- 44 风云变 明礼本突袭辞海岳 / 460
- 45 赖精英 唐开元艺高撑海投 / 473
- 46 展视距 许行宜课题邀华芜 / 476
- 47 赴家宴 金华论道 兄弟异途 / 481
- 48 释迷思 王远鹏解惑醒华芜 / 497
- 49(1) 上下冲 掌门人难免出牢骚 / 504
- 49(2) 清空雷 杨化民殉职法庭上 / 508
- 50 雾霾阵 韩贵生惊醒见危局 / 510
- 51 情如冰 孟总教子 沈律惊心 / 522
- 52 旧声轻 华芜感慨难抑心潮 / 535
- 53 逢老赖 华律师险计制其人 / 540
- 54(1) 风有异 圣陆刹车 华芜焦心 / 547
- 54(2) 斗中谊 华律师茶楼请乔治 / 553
- 55(1) 度态势 孟朔峰决断灭恒通 / 558
- 55(2) 情是利 孟总冷拒 金石窝心 / 562
- 56 水中月 韩老大奋挣起东山 / 568
- 57(1) 法有道 终审判安定忐忑心 / 574
- 57(2) 权无束 弱律师马驰枉被拘 / 576
- 58 遭大败 章董长怒定反扑计 / 581
- 59 情犹在 姚正卿游说难华芜 / 588
- 60(1) 权利弊 章华和局 鸣铎阐道 / 594
- 60(2) 法制观 位置不同 认识有异 / 618
- 61 楚歌乱 韩贵生油尽灯自灭 / 623
- 62(1) 各有算 成道三硬对殷开牌 / 635

- 62(2) 智若愚 殷开有备 力降二姐 / 646
- 63(1) 夜难寐 兔死狗烹 金石寒心 / 652
- 63(2) 祸不单 赴沙龙金石两蒙危 / 654
- 64 机关尽 孟朔峰精算反被算 / 669
- 65 挽危颓 父子灵犀 金石入彀 / 673
- 66 秋后账 华芜披露远鹏心思 / 680
- 67 各有道 华杨对垒 思想对撞 / 685
- 68(1) 论时政 挚友深谈 各有忧思 / 702
- 68(2) 逢歧路 夤夜苦思 何去何从 / 717
- 68(3) 吐实情 诸友筹划 金石定神 / 722
- 69 频试探 孟总回头 金石复出 / 726
- 70 花见明 圣陆出手 意定海源 / 730
- 71 雷惊梦 孟氏瞠目 重识金石 / 734
- 72 创业艰 好友援手 开元重振 / 742
- 73 山压顶 海投昂首 不让原则 / 747
- 74 坦肺腑 叶梦真情 金石出策 / 751
- 75(1) 青春忆 又逢骤雨 袁帆动情 / 755
- 75(2) 也是缘 驰援急难 相见错肩 / 759
- 76 天重开 海源转势 生机陡现 / 766
- 77(1) 模糊事 褒贬夹杂 华芜生忿 / 771
- 77(2) 初秋日 新老友欢聚沙龙会 / 774
- 78 当谢幕 陆咏归临退嘱海山 / 792
- 79(1) 情难掩 孟父温情 叶梦哭母 / 795
- 79(2) 风波静 师徒论古 孟总析局 / 799
- 79(3) 解心结 孟朔峰授机点叶梦 / 804
- 80 合约定 乔治“刁难” 华芜拆招 / 811
- 81(1) 接所务 师兄弟深谈论改革 / 816
- 81(2) 复活日 韩山情切 华芜待诚 / 826
- 尾声 大舞台 天公抖擞 各占风华 / 830

引子 大潮至 群英集萃 海源扬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

四月初的海源还有一些凉意。

多少年来,这座海滨城市似乎都笼罩在还算安逸,但又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氛围之中,即使到了改革开放的年代。

弯曲的大道小路旁,刚刚长出稀稀拉拉叶子的树枝上高高低低地挂着大大小小各色塑料袋,像一面面被撕破的旗帜,朝着一个方向不安地抖动着;一块块疤痕般的拆迁工地很多已经停工,高大而又锈蚀斑驳的钢梁铁架,间杂在繁华热闹的大商场、居民区之中,把生机和沉寂做着最鲜明的对比;一些高耸的烟囱像死火山一样的寂静,而另一些还张狂地展示着生命力,暗色的云龙断续地喷涌而出,被阵阵东北风卷翻上去,霎时又散落下来。杂乱无序的行人、自行车、机动车组成长长的队伍,就在这灰色的雾霾中不紧不慢地向前蠕动着,发动机时紧时缓的轰鸣声,街边商店刺耳的高音喇叭声,夹杂着地摊上的叫卖声,偶尔从什么地方传来的打桩机单调的砸桩声,组成了这座城市的嘈杂交响乐。只有城区已显陈旧的西洋建筑和衰败的贵族园林,像是几个蹲在路边晒太阳的老人,还在毫无表情地向着并不太在意它们的行人,无声而又机械地絮叨着他曾有过的傲世辉煌。

不知多少人都认为,这座城市在和几乎所有的较为发达的城市相比,早就已经望人家之尘而莫及了。

然而,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没有失望,她的一批又一批的建设者们

没有失望,他们在残旧的基础上奋起直追。

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海源的发展开始悄悄地提速。而今,在人们心中聚集已久的豪情、力量,已经到了爆发的临界点,一场在海源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的发展浪潮将要席卷而来。

风云激荡的历史话剧,大幕就此拉开,如同被汹涌的潮头所催动,每一只小舟都必须划动双桨,每一艘大舸都必须升起风帆一样,身在其中的每个人都将在这波澜壮阔的历史剧中出演独特的角色,尽管他也许就是个配角,哪怕他并没有自觉地走上这舞台。

1 新难题 海投集团未雨绸缪

周六，清晨。

海源投资集团董事长陆咏归匆匆走下飞机，登上早已等候的汽车，奔离机场，向集团大厦疾驶而去。

已经年过五十八岁的陆咏归，曾任省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调任海源市任计划委员会主任，四年多以前，正值壮年而被省内政坛猜测大有升迁趋势的他，出人意料地被调到海源投资集团当董事长。坊间传说，这是因为他“得罪”高层而被“发配”，尽管陆咏归说这些小道的传言纯属无稽之谈，但有些“不平之鸣”还在断断续续地发声。

落成不久的海源投资集团大厦，坐落在海源市中心的中山大道上，它背靠潜龙河，与市委和市政府大楼并排而立。这个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成立的，曾经是代行政府投资职能的国有独资企业，经过十几年的起起伏伏逐渐发展起来，特别是在这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已经成为实力雄厚、在全省都有很强影响力经济实体，并成为标志性的新型国企，在海源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集团的发展，也反映出陆咏归这一班人的战略眼光和实战能力，这反而更让人对陆咏归的仕途坎坷唏嘘不已。

集团中层干部们正在学习市委三次会议精神。得知老陆回来了，总经理高海山嘱咐副总接着主持会议，自己赶紧来到八层董事长的办公室。正巧，一头汗水的陆咏归也刚到门口。

“辛苦啦，老陆。哎哟，看你老兄这满头的汗。”说着，高海山帮着陆董事长把门打开。

“嗨，刚路过商贸局，结果赶上不知是湖滨那边的群众还是民工上访，

把路堵了，我怕误事，就下车小跑着来了。”老陆边擦汗边说。

“什么事儿这么急，刚下飞机就要去市政府，咱在海湾新开发区那个合资的事？”老高没等坐下就急切地问。

老陆让老高坐在沙发上，自己在饮水机上接了一大杯水一口气喝完。这才说：“郑副市长招呼我十点钟过去，海新区的项目肯定是一个题目，但这次恐怕也要谈龙湖大厦的问题，得赶紧准备一下。”

老高点点头，叹了口气：“我怕就是这件事，这不，给您准备了材料。”说着，一个文件夹已经放到陆咏归的面前。

老陆一挑大拇指：“海山，真有你的！早知有这个东西，我就不着急了。”

他很欣赏这个老搭档。他当过国营企业大厂总经济师、厂长，陆咏归刚上任时，特地向市领导请求把他调过来。那年，他已近五十四岁了，而老高不过四十五。两人高度默契，相得益彰，连省里的头儿们都说这是国有企业的一对金门神。

“这不明摆着吗。昨天下午，我们在周末经理会上还谈了这事，把咱法律顾问华芜律师也找来了。你想啊，那么大的经济损失不算，政府形象也不算，烂尾楼摆在风景区丢人现眼也不算，这群体事件可就影响大了。近千户被拆，居民、商铺，还有预购楼花的业主们，又上省、进京上访了，市府秘书长刚给接回来。连上面带社会反应都这么强烈，市里压力大了去了，钟书记、黄市长已经明确表态将要尽快解决。哎，莫非真的让咱上？”老高有些犯愁。

“小郑电话里没明说，就是要我先考虑一下，但估计就是这个意思。”

老高摇摇头：“嗯，看来成道三副市长有点儿盯不住，这才让郑副市长担肩儿了。如此一来，咱可能就要沾上这个虱子棉袄啦。咱起码得有点儿准备。”

老陆笑着问：“你们怎么想起做这个准备？像是知道小郑要找我似的。”

“您想啊，老郑要管这件事了，他又负责咱们集团。前一段，听说市里想让城市开发总公司给大厦融一部分资，市府副秘书长白德修亲自和冯子键董事长谈的。可这钱从哪出？又打哪还？”老高皱着眉头，好像是这件事已经交给海投集团一样，“他们谈话时华芜也在场，他也是城开总的法律顾

问,他提出的法律意见也明确倾向于不能融资。所以,让老冯当场就把白德修顶回去了。老白当时很不高兴。老冯跟他也没客气。这老冯是顶了,那下一个找谁?老冯给我打电话说让咱盯着点儿,做点准备。想想,市里这几个国有集团还就咱两家实力强点儿。咱早不做点儿安排,怕到时候抓瞎呀。别忘了,这白德修曾是黄铁汉的秘书,手眼通天呐。俗话说‘秘书当了官儿,能顶半个天儿’啊。”

“哎,可别这么说,咱海湾经济开发综合示范区的主任栗群不也是领导的秘书出身,人家的素质、品格、能力咱不佩服?GN公司还是人家给咱联系来的。”

老高不好意思地笑了,“可别让小栗知道我这么说呀。”然后话头一转“老冯是个老资格,也面临退休,他是该顶就顶。咱怎么办?”

“一样,咱也得实事求是。我看这样,既然咱有了些准备,那就先听听上边的想法,咱回来再细致研究研究,最后再出答案。按照郑鸣铎的行事风格,他对这样的大事不会盲目拍板。”

老高点头同意,但有些不解地问:“把这件事交给郑副市长负责,却没有让主管副市长成道三牵头,什么意思啊?”

老陆摆摆手说:“当然是加强直接领导的力度。黄市长在政府办公会上提出要求,让各部门配合郑鸣铎的工作时,还特意提出,让成道三多考虑一些具体工作,协助好郑市长。”

老高显得有些忧心忡忡,“我就怕这里面的水还真是够深的,听说,让郑鸣铎主抓这件事,是常委会上钟华书记定的,这黄市长又让老成协助……”

“别想这么复杂。老成还主管着商贸局,而商贸局下面的金湾公司又是投资龙湖大厦的俩股东之一。胡副市长调走后他还代管规划建设这一摊子,加上前一段他也在抓龙湖开发的遗留问题。所以老成还不可能全部退出。”

“所谓解决龙湖开发遗留问题,其实主要就是解决大厦问题,这个提法不过是回避对这个敏感事件作出定性而已,也是要淡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我说老陆,咱还是和郑市长多做些解释,尽量别介入啊,这可不光是一个大厦烂尾的毛病,这里面恐怕有缠头裹脑的麻烦。昨天华芜还提醒咱得加点儿小心。”

“海山，这事啊，咱光怕不顶用。不论从实力上讲，还是从责任上论，甚至从组织原则上考虑，一旦上面定了下来，咱都不能说个不字。再者说，咱对这件事情的了解程度比别人还更清楚些，处理起来也是个有利条件。”

老高又不无担心，“这会不会是黄市长的意见，要是他……”

老陆摇摇头，“说不好。不过依老黄的脾气，要知道老冯跟他顶着干，他还不拍了桌子？成道三现在主管城开总，小白又是负责老成那块工作的，我看多半是老成的事儿。嗨，市里的情况咱不太清楚，咱不管他。但对这个事，小郑早晚是要跟咱揭锅的。常委会上钟书记点名让他这个常委、常务副市长负责解决龙湖规划开发遗留的问题，说明市委真的高度重视这件事了。说真格的，折腾两年多了，这事早该解决了。一旦上面拿出意见，咱就得有个落实的计划，让咱律师小华也及早做点准备吧。”

老高知道，老陆是个组织性很强的人，对很多事情都是从正面去理解、去计划、去落实。即使是他反对的事情，一旦上级作出决定他都坚决执行。但在作出决策前，只要是有可能，他一定会坚持反映自己的意见。

高海山心里也清楚，集团内部很多人对这件事很是抵触。昨天下午，他主持的经理会上，下属六大公司的老总们和集团各部门负责人们干脆就在会上把话挑明了，大家都怕这堆麻烦石头砸到自己的头上，请求陆总、高总顶住喽。但这个情况老高没想告诉老陆，他想自己再给他们做些工作，不能让老陆再多分这一份心思了。

于是，他只是汇报说：“昨天小华说要把这件事当做一个项目，建议再做一次包括经济、社会、技术、法律四方面内容的总体评价。”

“我就知道，凭他敏锐的感觉，会马上作出反应，未雨绸缪。好好分析一下是对的，当初咱没参加大厦的投资，所以对他们现在的状况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和有关部门交涉时，小华先别出面。”

“我明白，他性格过于直率，当着老白的面，他就一点不客气地提反对意见。”老高理解老陆的意思，“这事也怨老冯，总拿人家小华当枪使唤，越当着上面的人越让小华先表态，小华又是个业务脑袋，不想那么多。咱哪，得保护他一下，得罪的人多了，对他的事业是个不小的影响啊。”

“老冯也是个直脾气。不过咱的表态，既要客观也要慎重。”

老高同意：“对，咱得先做一步调研，然后在考虑是否介入和怎么介入。”

“就这么做。”

“好，我马上安排。”

陆咏归站起身来走到自己宽大的办公桌前，随手翻了一下堆积的厚厚的文件，随口问道：“哎，刚才开会讨论的怎么样？中层们对下一步的工作有些什么想法？”

老高也跟了过来：“其实，按市委的要求，咱只要完成今年的计划就算达标。不过说实话，大家对市委全会的文件理解得还是够深的。”说着，他笑了笑。

“哦，怎么个深法？”老陆感到老高的笑里有些含义。

“比如，文件多次讲到类似‘应继续拓展海新示范区的成果，积极推进海湾开发新区全面规划的出台’、‘应加快海新区建设步伐’的表述，大家觉得这就是原则套话，从上届市委就喊出来的口号，到现在还只是个‘应’。一是说明咱市里自己的这个宏大规划还比较原则甚至是含糊，二是说明省里的态度很不明。”

老陆说：“咱不像机关那样，都是一片赞成拥护之声。”

“也就是咱这新型国企，其他国企和机关没什么两样。”

老陆无声地笑笑，“大家考虑得有道理。据说，省里已经有了些变化，开始真的关心起海新区了。特别是最近市委请来的几批知名经济专家们，对‘把海新区建成全省的核心发展区，成为全省经济的发动机’这个提法喊得很响，对省里也是个很大的触动。当然了，这也是咱计划中的海新区确实变化很大，比原来的开发示范区有了长足的甚至是质的进步，这才引起海内外的关注，投资商们都开始向海源伸手了。”

老高又说：“可还有第三呢，大家觉得这才是最值得琢磨的地方。”

老陆感觉有点儿意思：“哦？”

“海新区的壳儿大家都一致认可了，可内容呢？”

“嗯？”老陆眼睛一眯，更认真起来。

老高见老陆一副专注的表情，继续说下去：“文件除了设定六大类现代产业以外，在‘加快国企改革’一项中，还加上了‘包括现有企业全面提升改造’这句话。大家认为这是有含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咱市里的那些冶金企业多少年来就已经冷灶凉锅，市里也早就决心彻底关停并转了，但当年常书记没能真正完全实行。结果呢？凡是转到华港市的企业都

活了,转产的企业也火了,可留下的那部分企业呢?成‘祸’了。冬天时我到‘二钢’去,大三九天的,整个办公楼就开了一盏灯,留守厂长老辛连电暖气都不敢开,为什么?交不起电费!就是最好的两家也都半死不活。再有,下岗待业的人太也多了。可老辛他们还是死死坚持,为啥?就等着咸鱼翻身呢。原本这种声音没什么市场,因为大家都看得明白,现在的海源并不适合发展冶金工业。可最近一段时间,有人又提出了要在海新区建设冶金城的口号,闹着要把全省的钢铁冶金集中到海源。别看他们人数少,但闹得挺凶,特别是海清县,利用在海新区边上的优势地位,在市里没批准他们项目的情况下,已经打着‘摸着石头闯路子’、‘先行先试’的招牌,开始搞什么‘冶金工业园区’了,有件事虽然没报道,但大家都知道。黄市长去他们县检查工作时,还绕道到那儿去转了一下,虽然他什么也没说,但这不也是一个姿态吗?海清还不闹得更欢了?经委甚至有人找我,说是要探讨建设冶金基地的问题。我当然谢绝了。”

陆咏归没有表示什么,但表情却有些肃然。

“在家里咱说实话,让冶金重新上马,早在黄铁汉抓新区海新示范区的时候,就一直在唱,只不过那时他官还小。可现在……”

陆咏归眉峰渐渐耸了起来,他起身走到窗前,望着远处向东流去的潜龙河,一直没有说话。

高海山很清楚,时任计划委员会主任的老陆,对这种设想早就很持否定态度。他曾经态度坚定地提出:海源不适合发展钢铁企业,力主过把这些耗能高、效率低、规模小、污染大、没有资源支持的企业全部关停迁改,这对当时市委作出关停并转冶金企业的决定,产生过重大影响。

老陆看看老高问:“哎,接着说呀,大家怎么看?”

老高这才接着说:“大伙儿都认为,这才是关乎海源未来发展的战略性的大事。同时也有些不解,所谓冶金城根本不在市委市政府正式的规划当中,那为什么这种呼声又借着国企改造的势头,开始形成了高调呢?文件中‘改造老企业’是不是包括这个内容?又怎么改造?海新区的布局是不是有这样的安排?一个是‘六大产业’,一个是‘冶金基地’,两者不统一啊。在地域规划上,就是一块特定的区域,怎么能摆下这两大策划。大家对此反应比较强烈,觉着文件的提法是两种观点妥协的产物,也很有些博弈色彩。大多数人认为:现在的关键,是咱们集团一直是担任着全市重要项目

的投资职能,这个决策的最终结果对咱会有重大影响。”

老陆接上一句:“嗯,是一个症结。”

高海山轻轻拍了一下大腿,感慨地说:“老陆,市里组织学习讨论文件时,好多人很多还糊里糊涂呢,没人看到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咱这帮子年轻人不简单啊,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上层在战略布局方面的博弈。我看跟咱年轻时比,咱给他们当中层都不够格呀。”老高笑了。

老陆转回身微微一笑,“灭自己威风。”

随即,他很快就收起笑容,十分认真地对老高说:“毫无疑问,国企改革和脱困是一个重点工作,中央对此非常重视,领导在几次视察和座谈会都明确作了指示。市里把这件大事放到战略高度是正常的,但具体到国企怎么改,一方面需要我们更深入地理解中央精神,另一方面还得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具体到咱海投集团,最重要的是内部结构调整,加强公司治理。对市里的相关决策讨论,一方面,我还是要坚持一贯的意见,在适当的时候,我还要表达咱们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咱们还是要定个调子:要让大家有个清醒而准确的认识,这种对产业布局的分歧不是原则上的,是各方面对具体问题的研究讨论,这恰恰充分证明了我们党内的民主制度,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海源的建设也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一点我们必须讲清楚。什么博弈啊、妥协啊这类的词可不能再说了,在会上更不行。特别是海山你,对外不要有激烈的表态,现在是个非常关键的时期,这一点你要切记。”

陆咏归说的很严肃很坚决,高海山一边琢磨着一边点头,他知道,老陆的话不仅有分量,更重要的是他肯定有很深的用意。

其实,曾经作为海源长远规划的主要的和直接的参与者,陆咏归十分清楚,海源市上一届班子在产业规划上思想并不统一,“大老板”——市委前任书记常明业虽然一言九鼎,但他不能不顾及各方的意见,所以虽然他主持制定了产业升级换代的规划,但实际并没有彻底实施,这包括绝大部分老旧冶金企业实行关、停、并、转、迁的政策。因而遗留问题越拖越大。

去年,钟华到任后,市里制定的产业政策逐渐清晰起来,体改委和计委、经委等部门也联合提出了传统的冶金重工行业改、迁、撤的具体计划,市委的正式的批复中也给予了肯定。

但近一段时间以来,先是省里传出来一种相反的声音,接着又从刚刚

调整过的经委班子那里加以放大。有人提出这次国企改革、脱困重点就是这些老的国营冶金企业,不仅把这些保留住,还要引进更多的钢铁企业,甚至有人提出要建设冶金基地、钢铁城,还要把它作为海源主打的产业。而现在,这些声音已经不仅停留在探讨层面上,与海新规划区毗邻的海清县抢先干了起来。甚至有人拿前后两届市委的文件上关于“老企业的升级改造”的提法做足文章,他们解释这个说法应该包括了冶金工业,还提出应该给冶金产业在海源重新定位。

作为前计委主任,陆咏归十分清楚,这是一种曲解。老企业升级改造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冶金行业包括进去,但问题是文件恰恰没有表明这一点。现在,“钢铁城”、“冶金基地”的提法已经开始冲击海新区的原则布局了。

毫无疑问,这是海源市战略规划上的最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所有相关的人都必须有个明确的态度,特别是海投集团这样,对整个海源的投资市场有着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型国有企业。很多时候,决定人命运的关键因素不是能力和业绩,而是态度。已有内部消息,城开总的老冯因为几次“顶峰”行事,有可能被走马换将。

如果有些规划性的文件有律师帮助审查会不会更严谨一些呢?就像是集团的很多法律文件,陆咏归又突发奇想。

但他自己就摇摇头,绝无可能的事。

想到这,他看看老高接着说:“咱还按照既定的全年计划进行,不做改动。冶金项目不在市委市政府正式批准的投资计划中,在市里没有正式改变计划之前,咱们不做任何考虑。记住,再有人要和集团谈这件事,你就让他们直接找我。”

老高眨眨眼,他捉摸了片刻点点头:“我明白了,老陆。不过这也是我的态度,更是集团的一致意见。”

“但还是由我来表达吧,咱就这么定了。”

见老陆态度坚定地拍了板,老高没再坚持。

“有一点很重要,尽管我们不赞成一些观点,但应该允许别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意见不能超出讨论的范围,不能带着情绪偏见。”老陆又一次强调。

老高点点头,他太了解陆咏归的性格了。